

# “豆包看展”，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 关于艺术、技术与人类体验关系的思考

◆ 徐佳和

浦东美术馆“非常毕加索”与“图案的奇迹: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展览上,观众多了一个新选项,只要手持手机对着展品拍照,上传到豆包App,即刻,设备屏幕便浮现相关介绍文字,扬声器还能传出悦耳的声音——这便是“豆包看展”功能,一种将人工智能嵌入艺术体验的新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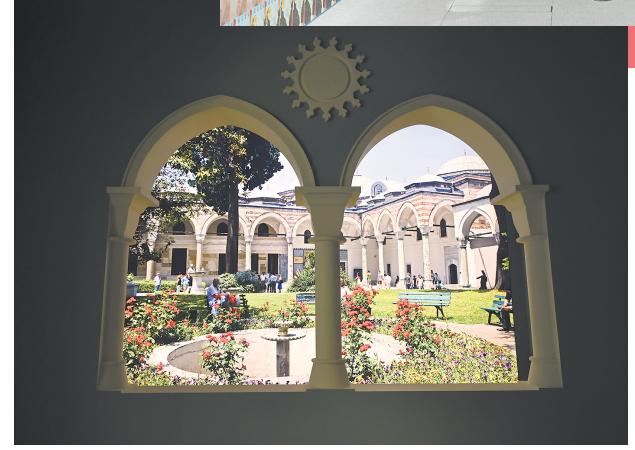
笔者兴致勃勃地尝鲜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相比旧时伊斯兰世界贵族饮食起居息息相关的展品,豆包在介绍现代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作品时,表现更佳。这种差异不仅源于毕加索相关资料更丰富——关于毕加索的学术著作、展览画册、评论文章浩如烟海,为AI提供了高质量的训练和检索数据——确保了其回答的准确性与丰富性,更因为现代艺术史的书写方式本身就更符合AI的知识组织逻辑:艺术家生平有明确年表,作品有详尽目录,风格演变有清晰分期。这是一种

确定性的知识架构,便于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而豆包在面对更为依赖具体物质、文化语境与跨文明比较的传统工艺美术时,就容易暴露其认知边界的局限。

“图案的奇迹”展览核心是器物与纹样,其价值不仅在于美学,更在于具体的材质、工艺、功能和使用语境。比如,一把莫卧儿玉柄匕首的价值,与其玉石验毒的信仰、五星铆合的工艺紧密相关。这类具身化、经验性的知识在公开文本中记录较少,恰恰是AI的薄弱环节。

当笔者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图案的奇迹”展厅中心一块巨大的地毯时,片刻等待后,“豆包看展”给出了关于16—18世纪萨法维王朝地毯的详尽解说。而实际上,展签上分明写的是,这是一块诞生于19世纪的阿塞拜疆地毯。误判的原因在于,阿塞拜疆地毯与介绍萨法维王朝文化的展签紧紧相邻。当然,当我把这个简单的误判告知豆包时,它立刻进行纠正并奉送上一份时间无法一一考证的“阿塞拜疆地毯风格与年代速查表”。进一步而言,策展人将阿塞拜疆地毯与萨法维王朝地毯并置,或许意在展现地毯艺术在地域与时间维度上的演变。然而,AI的视觉识别系统并不理解这种策展语法。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对艺术进行数字化阐释的目标是什么?是追求绝对正确的标签对应,还是理解艺术品所处的复杂网络?当前AI艺术导览显然倾向于前者。

再比如,奥斯曼的郁金香纹样可能同时关联宫廷权力、诗歌隐喻和贸易往



来。理解它需要跳跃于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知识领域,这要求AI具备深度的语义理解和跨域关联能力,而非简单的信息检索。

“豆包看展”更像一位努力整合碎片知识的文化翻译,其表现高度依赖于展览前期的独家数据投喂,一旦喂料不足或关联路径复杂,其自由发挥便可能偏离轨道。比如当面对莫卧儿王朝泪瓶这类信息不足的展品时,AI一本正经创造的大段充满情感色彩的“知识”令人疑惑丛生。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AI或许能够在艺术导览中扮演更加精准、丰富的角色:不是取代人类阐释,而是丰富艺术对话的可能。真正有价值的进步,或许不在于AI能够多么“正确”地解读艺术,而在于它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进入艺术的迷阵,体验那种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微妙平衡。

AI可以成为艺术体验的“催化剂”而非“终结者”。它可以在提供基本信息后,提出开放式问题,激发观众的独立思考;它可以呈现同一作品的不同解读,展示艺术阐释的多元性;它甚至可以记录观众的反应,形成个性化的艺术体验轨迹。而当AI成为艺术世界的新参与者时,我们能否“在AI的陪伴下,成为更深刻、更敏感的艺术观赏者”?艺术的价值,不完全在于被理解,更在于激发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需要人类情感的参与、批判性思考的勇气,以及面对未知时的开放心态。在这个意义上,“豆包看展”功能的每一次失误与成功,都是我们重新思考艺术、技术与人类体验关系的契机。



《棋士》第15集,王宝强扮演的弟弟崔业来找陈明昊饰演的哥哥崔伟,假装给哥哥送药,其实想探听他去东北是不是去查信用社抢劫案嫌疑人夏生了。“你到东北哪去玩了?告诉我,我也想去。”“问吧,问吧,这在公安局门口呢!”崔伟的揶揄刚刚落下,办公室里头有人气喘吁吁奔出来:“队长,夏雨(夏生的对象)找到了,她在医院里。”“你能不能说得再大声点啊!”崔伟气道。他立马冲到医院,但崔业比他跑得更快,夏雨给他转走了。像美剧《绝命毒师》中的警察汉克始终没有怀疑到他要抓的制毒师,正是经常与他吃吃喝喝的连襟一样,刑警队长崔伟,只是觉得他弟弟最近有些不对劲。第16集,崔业的儿子炎炎过生日,崔业一直低头杀鸡,眼睛没有看过崔伟。侄子脖子上的挂件,突然让崔伟惊心,那是被击毙的信用社抢劫案罪犯夏生戴过的。

一个是在哥哥面前的假松弛,一个是在弟弟面前的真松弛,直至脑中炸起霹雳。

陈明昊与王宝强的兄弟对手戏元气淋漓,充满张力。即使两人不同框,竟然也有着隐性张力,其命运牵扯人心。所谓棋逢对手,好演员在对手戏中被激发、被呼应,火花与锐气趋于完美,双双抵达导演所要的深度,这可能是演员演戏的莫大快乐。演刑警出名的陈明昊,在《棋士》中,仍然是一双刑警的眼睛,他习惯了对于四周的巡视与警惕。

在电视剧《老舅》中,陈明昊扮演老舅的姐夫霍东风,他与郭京飞演的老舅仿佛生来和谐。好讲义气好打架,在监狱三进

三出,陈明昊的眼神是微笑的、近于微醺状态。好不容易出了监狱,面对着的是亲情与友情。“他人不坏”,老舅崔国明逢人便道。他也是自己姐姐爱过的人。陈明昊与郭京飞都是演技很沉稳的实力派。两人平日里,交流散淡亲和;激动时,喝酒与讲话的节奏加快。他们之间有音乐、兄弟情与诙谐味,灌注于一个个镜头,于人看来是认可,也是享受。

好演员会把即使生硬的戏也演得自然。不好的演员,会把很自然的戏也演得生硬。气场与默契,是演员对于人物整体状态准确把握之后的游刃有余。

40集的《小城大事》,陈明昊演月海镇副镇长解春来,三个副镇长,加上黄晓明演的镇党委书记、赵丽颖演的镇长,形成一台群戏。陈明昊在对纪委来调查书记徇私时为其所做的愤怒的辩护,其精彩,超越了他与黄晓明关系的呈现。他与耿乐的对手戏也是有质感的,直男对着直男。赵丽颖演的镇长,气质上更像一个高校青年教师去农村搞实验。轻喜剧可以是主旋律作品选择的风格,农村片也适合喜剧的土壤。但是解春来与高雪梅的夫妻戏,还是生硬了。一场戏是表现解春来在全体干部开会时面对高雪梅没经过他同意而签下造工业园区千万元的借贷合同(以他家的印刷厂做抵押)的不满。一场戏是高雪梅在孙小燕开的卡拉OK厅,因为解春来借钱给孙而对丈夫当众辱骂喧闹打闹。前一场戏,陈明昊尽量演出那憋屈的忍。后一场戏,朱媛媛将泼辣疯狂演得辛苦。但是,喜剧再夸张也要遵循生活的真实与人物的逻辑。一个开着年产值几百万元印刷厂的女厂长,如果是这种素质,哪里还开得了厂。如果是因爱生恨,那前面缺乏铺垫。突然离婚,好是勉强。陈明昊只能混沌着,他不可能去演硬滑稽。

回到2023年,《漫长的季节》,退休警察,那一段令人惊艳的拉丁舞,正义而有趣的马德胜队长,让陈明昊从话剧舞台转向电视荧屏,收获荣誉与粉丝。三个男人的卡拉OK,三个边缘小人物的地下侦探小组,荷尔蒙的叠加,视觉的盛宴,别开生面,幽默至极。另两位参演演员是:范伟、秦昊。才气与才气的相加可能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飙戏是一种燃。

在棋逢对手中发光

◆ 南 妮

